

序



已亥之秋再行會試

余與周君方更同選

庶常讀書中秘時余



年視諸君爲最後制  
舉之外未嘗學問而  
方更爲三晉名宿博  
物洽聞時從切磋以  
進其所不及及散館  
又同爲工部分司工  
部固多閒員余與方  
更初授主政更無所



事事隨行逐隊執簿  
畫可出署歸寓竝轡  
聯几風雨晦明殆無  
虛日然余學問不深  
習氣未化寡聞淺見  
尤悔日積筆札詩文  
實所未遑方更手執  
遺編吟咏自適時而



奮筆疾書筆墨淋漓

文旣古雅字復圓健

余從旁擊節稱快攜

歸寓所把玩終日不

忍釋手旣而方更轉

職方改吏部會聚稍

希濶詩文筆札亦不

暇多及前之所得者



隨爲友人取去蓋方

更詩本屈宋陶柳文

學太史公而又參之

八家以備衆體故能

蕭然獨往不染世俗

筆勢所至廻環曲折

沉鬱頓挫高下疾徐

無不如意世之庸妄



勦襲者初不省其爲

何等語余雖心知其

故而未及終學未幾

方更與余俱轉外任

黔南粵西不相聞問

者久之歲次戊辰方

更爲大叅在金陵余

亦由星沙分藩上江



其間之秦之楚與夫

跽伏閭左待次金臺

出處不相值往來不

相遇者十有餘年一

旦披襟相對各出懷

人之什共寫離索之

句舊文倍增新詩日

富較諸昔年多所未



見然後益知方更晚

歲詩文開闔變化無

跡可靠術業精進爲

不可量也愧余歲月

蹉跎老之將至每爲

簿書所困雖心知其

妙不復能竟學而適

奉



簡命量移星沙而去因思  
方更抱著作之才出  
風入雅自成一家言  
所當薦之郊廟布之  
臣民顧乃事與願違  
遲遲未遂而徒出其  
緒餘以爲吟咏性情  
之具未免有長技小



用之歎然恭遇我

皇上崇儒重文草茅之士

無不爭自濯磨思獻

大庭況君爲侍從舊臣

又當武功旣成文治

聿修之時

聖天子慨然欲備著作之

林以垂一王之典捨



君奚屬乎方更勉乎

哉古有不龜手之藥

或用以封或不免於

泝泝續顧用之何如

耳遇合有數大才晚

成固不必急急於自

見也

肯



康熙二十八年歲次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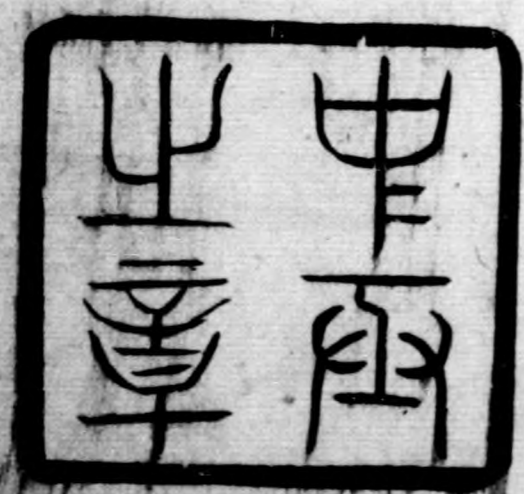
巳六月朔三日

賜進士巡撫湖南等處提

督軍務兼理糧餉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年

眷弟鄭端頓首拜撰





見山園存草

卷之一

擬兵事疏

家譜序

家譜義例

變例二條附

世系序

家傳序

始祖高曾祖傳序



真山園在草  
祖父傳序

內德傳序

文誌序

家譜後序

重刻正字千文序

李繪先晉秩大司成序

趙邑侯德政序

粵西視刑畧後序

遠遊詩序

曹廷棟入國學序

卷之二

上李撫臺書

上吳制臺書

與徐侍御書

與左江道王聚五書

與蒼梧道與子延書



與宗弟星公書

再與宗弟星公書

與左江唐鎮臺書

答友人修家譜書

答友人書

與陸念齋書

與劉靜寰書

止人赴訟書

與宗兄在中書

與趙鍾秀同年言命書

與郭子謙書

報粵藩教元公啓

與朱協鎮啓

劉廣昇入鄉賢議

卷之三

兩廣總督吳大司馬壽文



高鹽道壽文

王中司壽文

楊邑侯壽文

平陸柴邑侯壽文

張內丘公八十壽文

喬還人七十壽文

陳太孺人壽文

李氏母八十壽文

遷葬祭文

祭伯兄凝圖公文

祭朱孺人文

祭名賢祠文

祭陶封君乙齋公文

卷之四

蠹魚傳

重修柳州府學記



見山園存草  
重修藥玉廟記

侍御史齊公德政記

簡香堂記

遷葬外祖柱石李公記

粵遊記略前

粵遊記略後

處士護君衛公墓誌銘

磔鼠令

招撫逃亡令

申飭官方令

禁止厚息令

亟行獎勵令

外篇

了一西歸疏引



見山園存草卷之一

河東周訓成方更父著

擬兵事疏

兵以緩裁爲善餉以早節爲宜謹酌兩全之法仰佐  
太平之治事恭惟天下底定 皇上軫念數年供億  
民力已竭欲裁去各直省新添之兵以節其餉此固  
爲休息民力之至計也但欲舒民困固貴于節餉欲  
安地方必緩于裁兵謹按變亂以來江右與湖廣被



見山園存草 卷之一  
患最甚湖廣爲賊所深入江右爲寇所攻陷故當時  
添設兵丁兩省偏多初則收復本地旣而從征雲貴  
其苦戰相同經歷年歲亦相同但今楚兵之戰于雲  
貴者卽補雲貴之伍故可裁之數少惟江西之兵盡  
歸本汛卽盡在裁數矣夫以當日陸續所招之技勇  
苦戰累年裁諸一旦無家可歸無田可耕又且數萬  
之衆同時離伍竊恐其心之不甘而事勢遂亦可慮  
也頃者督臣某撫臣某所以與提臣某合疏入告請  
汰老弱仍留健丁仍給其餉以杜地方之隱憂維時  
臣亦與聞其議第今再四思之餉若不節恐與 皇  
上休息民力之意又有不符也夫節餉莫如速早一  
日則民受一日之賜裁兵莫如緩遲一日則地方消  
一日之憂若欲兩全莫若停支正賦照江南船工之  
法准開事例以其所得暫養兵丁仍每月嚴查老弱  
病廢而除之除畢卽停其例倘事例初開之日不敷  
所支之數則先借給地丁正項而徐收以補額如此



東山園存草 卷之一  
則兵未嘗不裁亦未嘗不養餉未嘗不節亦未嘗不  
支其於兵於民於地方大有裨益無復他患似爲萬  
全之道也再查陝西提臣亦具有甘肅官兵萬難裁  
減一疏皆從地方情形起見非不知裁兵與停止事  
例皆已經奉 旨之事敢于故違也

### 家譜序

以鬼神事之而情爲獨戚者惟祖宗爲然不戚而引  
之大賢上貴與我何涉焉此不但文昭武穆遠踰數  
千年之爲不敢也汝南之行月巖之學以爲期向所  
存寧不寤寐若四時朔望合家人而薦食得無汗下  
耶昔者郟子遠溯仲尼稱之若唐若晉兢尚氏族但  
五季以來汾霍淪爲異域世家大姓失其籍宋之南  
渡抑又甚焉自爾傳聞寡當大姓譜牒以遡及元金



者爲最久其他不過數世而止吾家故譜第載系出  
安昌而無所自出之祖其爲微顯不可考吾獨念天  
下嗷嗷貧窶輕去其鄉幸生媮安或數世不知書孫  
至不能舉祖之諱蓋非一姓爲然矣今由吾父而上  
幸得四世雖生卒年月不盡具然名存焉系詳焉是  
誠吾家之鬼神也敢不殷薦乎薦以追先必譜以示  
後譜之與祭顧又有不同者天子祭祖所自出之帝  
諸侯祭始封之祖其廟制或七或五親盡乃祧焉大  
夫五世而祧又無祧廟所以程子之祭文公有謂其  
疑於禘祫而不取者惟譜則無所削子長引司馬錯  
元亮亦遡至陶唐苟有據則言之無愧也所以支分  
族別各敬其先譜則必尊始祖廟尚中主昭穆苟分  
譜列五世繫子於父逆而溯之仍得其始此皆孝子  
仁人緣情制禮各得其安若無稽而冒昧以稱引則  
父子於何而繫焉昔者武襄不祖梁公唐乃祖猶龍  
豈仲尼之所許乎哉



家譜義例

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廟三而世以五爲列誌也非祀也繫子於父五世更舉雖百世可也

本所生曰祖曰父支相別曰子曰孫死猶生焉氣不絕也絕而欲續或假他族長而且黠役本支以亂宗寧如削之其出本族者必繫焉

男女居室人之大倫死且同穴如事生也苟非出妻何容不錄況內助之賢者乎



身山圖存草 卷之一 五  
祖東向昭穆分古制也南向以西爲首而世次之  
近古之制也今則南向分龕祖居中昭穆兩分從今  
焉不以違古爲嫌也

古者墳而不墓墓而祭中世之禮也然歲時朔望必  
往焉無庸廟食矣是故春秋於墓朔望於廟殷薦而  
時掃禮得其安也升降之節蒸俎之儀詎敢不詳乎  
哉

師長以教法令以驅猶懼弗率焉不繩而直天性之  
美家國之光是用表表

野處不匿秀采芹藻焉聽鹿鳴焉進而觀國之光顯  
聞天下何莫非祖宗之蔭乎詳以志慶

爵賞不濫上所慎也寵命必章下所尊也爲敕爲誥  
天威不違顏咫尺敢曰家乘也而遺諸

萬物生死於土而人亦然以養以藏後以事先其或  
逾久無稽禾黍拔面不亦悲乎吾家數世上墓而不  
表望祭不知其誰三世以來可考焉或合或分各爲



之圖子以拜父孫以拜祖情至而禮盡非徒曰此其鐘應栗芽者也

有養母有庶母由子而名有正室有旁室由夫而別庶不如嫡之祔廟然不可謂無賢至或嫡不乳而勝乳血食以延而置之可乎禮不封妾子封生母母以子貴者也侍巾櫛寡胤育焉則不舉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遠可耳謂非吾家所出可乎惟不德不錄譬諸削籍

譜不以文重文故不具載於譜或以事生焉或以事死焉情禮之章則不容不具要約具登昭其守也

變例二條

祀三代古大夫之禮也中世得祀高祖爲四代又按禮士大夫以始有封爵者爲祖而立廟焉宗子承家主其祀小宗各祀其祖不入初廟然子雖貴不先父食吾父受封今尊之而不祀祖於父心能安乎揆諸四代之禮竝立高曾祖主庶乎其可也父爲祖之季



子小宗也然身始受封而廟祀之祖可尊伯父則不可入此亦各祀之禮之變者也雖然始有封爵云者寧必伯子乎若夫廟自我立我之子可承焉諸侄雖長不主祀則不待於辯

副室有子而錄之歿則不祔所生之子祀諸室雖恩贈焉亦然若無嫡子所生之子卽主祀禮當有變

### 世系序

自五世始慎也非畧也蓋上世不及見苗裔未生也後人不及知祖宗無傳也無傳而欲強引以付會之亦與無所生而蓄他族以自亂其宗同譏矣夫禮惡其棄於野事惡其涉於誣非其鬼而侈稱之不絕非棄禮而罔誣以行者乎故求其信而有徵斷自五世



家傳序

史謂富貴而名沒滅者不可勝數也惟倜儻非常之人稱焉此天下之言也若家則何必然夫苟行已無愧見重一時可以觀法鄉里斯君子稱之矣於是乎有親親之義本宗則備焉有尚賢之義同族則擇焉皆先德而後爵亦以爲教云



始祖高曾祖傳序

裔孫某曰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周公之教也秦  
乃嫌其臣議君子議父夫議不可頌揚獨不可乎不  
察其義輕舉古法而廢棄之此與捐其祖父何異且  
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物之與  
人一也一於人而不能言物之所以愚一於物而能  
詳其本末人之所以智若前人有媿後人不爲之稱  
道得無庶物同蠢乎惟夫風不捉影不捕事物不具



身山園存草 卷之一 十一  
無所覩以史氏之例推之五世祖以上盤古之前也  
既不能鑿空爲名號曾祖以上結繩之際也亦不能  
無端爲文字雖立傳示不敢畧卒莫能具一事蓋郭  
公夏五史之闕文孔子稱之矣

### 祖父傳序

諺云子孫有善歸美祖父是殆不然後世以幹蠱爲  
名將何以處其前人乎夫圯族而生齊聖亘古一人  
耳其餘後先相若爲幸至察其行事本末率皆百千  
以積十一以報適生天地報德之時不知藉蔭而然  
顧謂子孫爲光於祖考不亦過乎



內德傳序

內無助而外勞云欲有家難矣夫外期繩武內尚嗣  
徽不但鶉鵲與災有家竝戒與夫螻首不胤燕羽歸  
飛之爲傷也或數世而一賢旣往無所繼以至如聞  
于鄉司晨以牝其欲積而寔昌顧可得乎是故門內  
有矧守爲先爲後非徒才之足錄云



文誌序

錦軸以悅生通帛以送死徒導腴而行乃無稱焉則  
士類共舉而訕笑之夫君子德修於已名稱於人生  
也可敬焉歿也可懷焉此其爲文顧不與日月爭光  
哉出言有章以示不朽猶其末焉耳



家譜後序

嗚呼始事未嘗不謹也易人而怠再傳而忘繹思於  
是乎遂窮夫繹思以言其情也緣情有禮救禮以法  
法者情之窮而禮之不得已其勢嘗有所不行賢智  
之祖不能保後人之不亡法非不備彼惟不省心輕  
前人而敢于自縱其不才遂至于莫救苟其飭行  
已惟法是遵則王侯可以無亡國士大夫可以無亡  
家蓋法明禮備而至情不衰其道不敗也然則情禮



之可久也亦明矣曰宗曰族其先一人之身耳一人之身分而愈遠至五世焉乃親盡聖人制禮雖不能一源縱或百千苗裔不依然一人之身乎哉如此而痛癢有不相關譬若偏痺面目具而已喪其半體不亦哀乎夫由吾身而上雖百世必曰祖由吾身而下雖百世必曰孫公卿大夫不敢謂前之庶人非其祖而庶人坦然以後之公卿爲其孫報本返始高曾祀焉惟其氣類相通故情至而禮以生焉耳俗之季也禮不舉情不親由于秦尚戶口民力任耕則父子必析居耰鋤不相假借婦且立而諱其姑此風旣烈先聖親親之道寢延寢息加以五季相煽貴壯而賤老子孫不復敬其先手足有若路人原夫封爵班朝必先同姓魯不長薛周室以晉爲伯叔其義本支相維久而不替秦乃自誅羣公子未二世而速以亡居今考古與其爲秦之烈也寧由周道此亦不再計而決



者也昔者鄭氏同居顏氏著訓務忍以相全而兢兢乎婦言之勿聽此雖末世之論以太史法後王之說觀之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未嘗不可以遵守是故禮莫尚于敬祖情莫切于睦族歲時祭告弗恭弗親非敬也失德喪名擯于盛時非敬也賢愚不誨先後失倫貴賤不相攜貧富不相恤非睦也貌佯善而心疎危若伏機異姓鼓舌遂至操戈而自覆其宗焉此雖朔望五鼎豈能居歆乎是故睦族亦以爲敬也未有敬祖而不睦其族者其或畧小節謂無重損入里門不下車先賢猶或非之況乃秦越不相爲顧錐刀是資遂有德色婢僕被文綺而宗人裋褐不完乎陶朱公再分散與貧交疎昆弟范文正置義田以祀以贍百世守之凡在通籍務以自勉里居而家道豐婚葬亦助焉尤當察其聰明而時教之不必其貴也必其賢有弗率則以讓再三不改則以白諸令仍不改乃異戶俟其改也則告廟而復焉此言也



見山園存草 卷之一  
我前人實聞之我後人必志之如日姑舍斯爲敗稼  
之稂莠嗚呼可乎哉

重刻正字千文序

必令甲同文天下之書乃可正下里蒙求欲爲之悉  
正六書其勢不可以百戶將欲齊天下不亦難乎且  
也高峰大羽分時而馳河嶽幾於鼎沸而曰吾且使  
韻析神珙書追程邈言出而非時之所需其與鼓瑟  
於好竽之門何以異顧吾不謂其可已者蟬之於書  
寢處也聖之與奸霄壤也寢處不相識霄壤忽見疑  
匡伐尼山以奸命聖疑似之誤禍乃至此而蟬之無



知未減焉倘置不辯恐胥陳蔡而亦匡縫掖而亦  
也可乎哉然則前有人焉集之後有人焉刑之能汲  
汲於正字千文者仲尼之徒也

李繪先晉秩大司成序

考古建國披水築宮有大事以禮屬百官吏民講行  
之無事則耆老子弟游焉以論鐘鼓修孝弟其教本  
之人主而翊贊於名卿大臣書史所載命夔典樂教  
胄子命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學政而合國之子  
弟皆所以優游涵養鼓舞動蕩以深入之不與一切  
法令相爲等及後立博士弟子員射策授官歸於通  
經或別立國子學以殊士庶或分建三舍歷年考課



以序進人才得失每代益下大要得其人雖行後世之法可以得前古之才苟非其人卽遵古之制亦不免後世之弊大司成之係於教化興衰也如是齊以王儉唐以韓愈宋以楊時胡瑗元以許衡明以許存仁宋訥其諭禮部有曰祭酒乏人詢天下名士通今博古才德堪爲人師者以名聞蓋必不欲輕用一人以失教化之本也清興修明大學更重其選今上首政特著於五雲李先生之命方漢陽熊公次侯請假南歸司成虛位公卿以爲請則命廷推以聞及以先生入奏報可宣制之日監屬皆來謁先生請任期先生曰嘻是豈易任哉遵古教承君命萃天下俊秀而造就之奈何有清談之弊正始之風與夫董率不明致有抗言危論激成叵測爲後世所交譏也嘻是豈易任哉葉水心曰教之無本而不行取之雖驟而不獲欲端其本而收其成功莫如禮復臨雍司成一席務求得人久任之今也猥以謫劣居昌黎胡瑗許魯



齋之位未爲得人職守遷轉不可知臨雍大禮又未嘗舉行遽望賈誼董仲舒以博士爲名儒朱雲召信臣以博士弟子爲名臣顧可得乎哉雖然今上聰明天亶垂念典學必且有明帝袒黜之舉端風教於天下吾得仰承德意宣示采芹雖自反不逮古人敢不與諸君子敏勉焉旣而具講天子視學禮欲以仰待而悉列垂教課考之成法益以素所自期著規條視多士一時公卿百司聞其言觀其行事皆快天子司教得人又快先生爲天子所倚重稱道不置口都人士復相與稱慶而屬余爲之次其事夫先生之可爲天子大臣振禮樂以教天下豈自今日爲然耶其少也卽以行誼著鄉里規模濂洛關閩著爲文章登上第入西垣聽鈴索者有年矣與人遇藹如也生平無他嗜好言非經義不脫口惟於憂時望治義形顏色又未肯輕爲嘗試楚狂歌鳳固非秦人捫蝨之可比性又至孝方其讀禮西下更續承重歲九易終不見



齒蓼莪之篇以廢焉善於濼鑑因而開導之辛卯之役受命比畿輔士有冀北羣空之歎此其所挾持大矣甫一升堂鼓篋都人士遂已改觀使伯夔之任既久直寬溫栗得以盡行其教士之負才者舉皆涵養鼓舞以深就之自不難元愷接跡重華再見詎仲舒鬱鬱於下國朱雲無救於當時所可比類耶卽以近世之法行之中年考較有小成大成之別兩不變四不變之斥教深而罰中於以動蕩人心舉合幾宜將亦橫經諸人士大德成而受大祿小德成而受小祿思皇之楨以今爲古又何韓退之輩之不可及乎哉惟是居官盡職先生之所能爲也躬親臨雍崇學善治以究賢人之用則非先生之所能自必者前之所稱既可爲天下賀後之所難得無爲天下望乎若獨以升堂鼓篋爲先生一日之華焉則未矣



趙邑侯德政序

世祖章皇帝建元之十六年余幸緣同譜得識無損  
趙公于容臺及大宗伯導之入覲數數待漏東華左  
掖間益知溫醇豈第與風雅所稱不相爽未嘗不歎  
曰朝廷得人如此良足起衰救敝爲民社之庇依獨  
未敢必其來庇吾邑也今上改元二年余于役江南  
道汝上咫尺德輝以限迫未獲展覲及受命天部覽  
銓冊又未嘗不歎國家久留仁德終將以嘉惠何方



乎未幾熒熒旋里邑琴忽以不御間闕邸報則分符  
來泄者趙公也於時致語邑人曰召父杜母行當再  
覲聞者疑信相半焉比琴鶴旣至則遂有以仁人來  
告者曰虎可渡也麥可岐也旣而頌聲四起或曰安  
置革也積弊除也或曰馬政均也邑困蘇也或曰痛  
民隱也聽斷察也數十百年未覩也而審編之善亟  
開除以免賠累尤闔邑日夜念之不已者蓋民久處  
水火一旦逢父母登衽席必不能盡舉所言所行一  
也公誠上察天時下察民事爲之登玉鉤而望則荒  
田廢井未嘗盡起亟亟焉以政事振天地之不及必  
與爲深久然後可然則公之於安邑也前旣爲光於  
余言後必盡副其所望至德深仁且得條悉錄存以  
爲天下循良之第一異時上春明從祀太廟且得告  
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果不愧當日知遇也



粵西視刑畧後序

臬憲黃公擢楚藩帆將掛矣右江使者別諸江之滸  
曰士君子平居矢志莫不曰上不負吾君下不負吾  
民及其出身而所行不相酬則又曰時不可以抒才  
地不足以立政是必平成而後服官將禹稷不出於  
昏墊必都兪而後拜命卽伊周不佐其征誅新息之  
柱武鄉之鼓皆其顯彰於危亂不測之越者也何嘗  
待時擇地而後行乎哉是故蒼梧之野天下之畏途



甲寅之兵燎原之大變頃雖削平民氣未復山川險  
巖瘴癘難消公固極知其然也來司憲典顧絕口不  
言時地之惡汲汲焉嘉與更新舉反復不常之民化  
其險心俾遵道路振其弱矜其貧作其士氣務保五  
嶺三江於安全以報天子之明命而尤所難及者在  
已則不言其勞在人則深悉其苦公之人覲又上書  
陳南太慶思四郡作吏之艱請通變其銓法俱爲聖  
明所允行蓋惟此不負君民之心必不以時勢之艱  
難爲解少減損其政事久爲吳范二制臺所備見者  
卽仰爲今上所深知吾聞諸下風亟欲舉其顛末筆  
之史乘公亦不吝錄示其大畧非僅以爲任荒裔之  
龜鑑實爲天下之從政者勸也今而後楚食新恩越  
懷舊德吾不及見楚人但與越人同念焉無已計惟  
踵美而行勿俾墜失卽公之膏澤常與灑水同深政  
事與桂嶺同永也於是乎書諸卷之末而公乃行



遠遊詩序

詩必二南乎風雅何以有變騷必屈宋乎蘇李何以  
更張新詠在玉臺而貞觀復異體各因時地之所宜  
而自罄其意之所快耳目遷移心思飛動寄諸草木  
達其性情此可備當世歌咏之林而盡人才之極致  
矣淮東陳子再虞才惟不羈風因肆好相從嶺外兩  
稔于茲感鶯水之烟淡同懷刺史望昭州之月皎共  
憶泉香不但寥落空署或竟日以長吟抑且涉歷兩



江每決旬而破浪山滾瘴猛錄成陸賈之編水激灘  
高聲滿蒼梧之野而且海南奏讞義凜凜于封疆潢  
水弄兵道紛紛其羽檄居難任鬱筆遂生花此所以  
莫逆於心爲之相眎而笑者也奈何秋分之夕顧白  
雲以興懷爰欲灘水之津駕青雀而別我夫同遊友  
道也色養子職也輕重有分難言再挽故於其將行  
也復索金聲仍留几案因爲之舉酒曰人之信已不  
若已之自信間亦取所賡歌雜置古人中可以無慚  
作者乎其尚餘一二未安乎勿求貌似何勞優孟之  
冠必取陽春豈屑巴人之笑以今日爲前茅以他時  
爲後勁樹幟江淮爲今世之青蓮少陵則予之所樂  
聞雖返西河且當南向而望子矣



曹廷棟入國學序

鄉人有慶則賀之禮也致客多寡與禮之隆若殺則以其人之賢爲準今年秋余以負疴居里門客有過省者因曰若知東閩曹瑞吾之子入成均遠近馳賀者數十百人乎問所由則以助秦餉之故余曰賢矣哉曹子加於卜式一等矣方武帝之誅匈奴定巴蜀南征百越司農度支歲以億萬計卜式以匹夫出而佐內帑之匱乏特見優禮風示海內可不謂隆乎然



形人之私身干寵名子若孫無所成就也今曹子奉公令亟念軍興助大將軍車甲芻糗身不享其榮移而與子又不驟干貴顯惟令游璧雍受教國子先生與天下俊秀公卿大夫之子相進退意爲甚善余曩時助祭孔子廟見其旁爲大司成教化地最上設高座居之天下之學古通經術者爲之助諸晉而拜謁皆坐受無辭讓其以時課士鼓篋橫經典制有常不容紊今上常幸學王公陪列其禮視南北郊諸博士弟子員得環橋迎乘輿居卿大夫之次爲地旣重所示復尊嚴爲天下禮樂之首以故士之居其中者率成天下才前後及第入館閣者不可勝數瑞吾令若子出入其間造就之所至寧可限量此豈與自爲榮而無所施於後者可同日語乎吾觀瑞吾之居里恂恂不敢上人幼而孝長而事兄惟謹兄卽世善事其嫂篤愛其兄之子內行旣修乃出而候時轉物逐十一之利效陶朱公所爲使其進處得爲之地則其審



度時勢善自樹立必將與古人一揆焉其視惜錐刀  
不顧時變怙寵祿不識退讓恣子孫高視濶步于鄉  
黨不知及時善導者爲何如乎是故曹子之可賀在  
其身不在其子卽其子之可賀亦在異日而不在今  
茲也惜吾方事醫藥不及相隨以舉酒不知所云數  
十百人皆何言曹子之聞數十百人言又何以應然  
以吾之所稱質其爲人必不至河漢視之不然則季  
心氣蓋關中陶朱公長男惜費豈曹子之所願乎